

「要還給僱主的工作報酬？」

「嗯，這枚寶石一直保管在傭兵團的倉庫裡。」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政務廳。

艾黛爾賈特整理好批閱過的奏摺，抬頭望著貝雷絲手中深紅色的寶石。

寶石是昨天雷歐妮隨信送來的，說是整理倉庫時發現的，大家決定交給貝雷絲處理。

「是什麼時候的工作呢？」

「好幾年前了，我就是是在進行那項工作的途中遇見妳的。」

當年，傭兵團接下一份巡邏委託，從帝國領到王國領，沿著安排好的路線一路前進。

他們在僱主指定的中途補給站·露迷爾村外救下士官學校的學生後，傑拉爾特被抓回大修道院，無法完成剩下的工作，決定退還僱主事先支付的報酬。

但後來一直找不到僱主，寶石便一直保管在傭兵團倉庫，這幾天才重見天日。

貝雷絲一手捧著寶石，一手拿著信裡夾帶的契約書，看到最後，忽然愣了一下。

「寶石裡好像有什麼？」

艾黛爾賈特瞄見寶石內部刻著細小花紋，起身認真端詳。

「這是『光之道』的啟動法陣。」

「那是……古代的，傳送魔法？」貝雷絲反應慢了半拍。

「對。」

艾黛爾賈特沉思片刻，伸手覆上貝雷絲手掌，往寶石裡注入魔力。深紅寶石剎那間發出強光，赤紅光幕上顯現出炎之紋章的圖案。

同一時刻，貝雷絲腦中響起一段歌聲。

火焰點亮……時間因緣……

奇妙的是，唱歌的人不是蘇諦斯，也不是蕾雅，而是貝雷絲自己。

艾黛爾賈特也聽見了歌聲，但她從未聽貝雷絲唱過這首歌，悄悄握緊了貝雷絲的手。

記憶片段……漂蕩河面……

金光漸漸凝聚為天帝之劍的形狀，無聲地在半空中切出一道可容一人通過的裂縫。兩人不動聲色，慎重地觀察著裂縫另一側連接的景色。

「對面是……皇陵？」

「我看到的是帝都。」

「目的地不一樣？跟炎之紋章或剛剛的歌聲有關嗎……？」

貝雷絲聽著艾黛爾賈特的猜想，沉默不語。

那道裂縫出現時，消失已久的初始者突然冒了出來，不斷催促她展開行動。

——吾想起來了……這是河流的起點！千年一現的機緣吶！

——別傻站著了！快跟汝之半身一起進去！

貝雷絲在意識中保持沉默。

先不管初始者是如何出現的，對面是無法確保安全的地方，她並不想讓艾黛爾賈特涉險。見貝雷絲不予理會，蘇諦斯開始敲鑼打鼓、大吵大鬧。

——汝！汝汝汝！不要假裝沒聽見！吾可是費盡千辛萬苦、好不容易回來的！

——汝若不進去，所有因緣都會斷絕吶！

在蘇諦斯嚴重的威脅下，貝雷絲忍不住問了一句。

——進去要做什麼？

——汝記得在哪裡喚醒了吾嗎？

——露迷爾村外。

——沒錯，一切的初始之地！汝必須親手連結最初的因緣！機會只有一次吶！

——為什麼她也要一起？

——汝不想回來嗎？只有汝之半身知曉如何使用吾的法陣！而且……沒時間了！

見裂縫邊緣開始瓦解，蘇諦斯強行將它拉過來，吞嚥了毫無動作的兩人。

休養多年恢復的神力再次消耗殆盡，初始者達成使命，陷入了更加漫長的沉睡中。

意識被捲入漩渦時，艾黛爾賈特一點也不驚慌。

貝雷絲告訴過她初始者的存在，而她剛剛也聽見了貝雷絲跟初始者的對話。耳旁激烈的水流聲平息後，她緩緩睜開眼睛。

火焰點亮時間因緣，將她的神識送回了進入士官學校的前一年。

帝國曆一一七九年，這一年的花冠節，貝雷絲與傭兵團護送商隊到帝都。

而艾黛爾賈特正好離開帝都，在皇陵旁的離宮住了一段時日。

還是皇女的艾黛爾賈特，正獨自站在皇陵中。

她轉頭望了望四周，這一排墓碑全是她的兄弟姐妹，祭花的芳香中帶有一絲雨水味道。

她當時滿心復仇，沒注意到這股氣味，如今才在花香環繞中感覺到安息之地的平靜祥和。

慘劇以後不會再發生，她將跟老師一起斬斷不幸的連鎖，徹底改變這個世界。

艾黛爾賈特回頭走向皇陵入口，修伯特正在外面等她。

「……回去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簡短地下達命令。

她清楚記得皇女下令返回離宮這件事，但想不起回去以後做了什麼……

記憶片段在時間河流上漂蕩，時而清晰，時而模糊。

上游水流強勁，無法回溯，想順流而下，漩渦又將她困在原地、動彈不得。

艾黛爾賈特在釐清時間河流的結構前，不會輕易做出任何變動。

她靜靜坐在歸途的馬車中，用深呼吸按捺住貝雷絲不在身邊的焦慮。

幸好，艾黛爾賈特一返回離宮，就在皇女的房間裡見到了貝雷絲。

「過來吧，艾爾。」

二十歲的傭兵貝雷絲，頭髮比兩人初次見面時短了一點，笑著朝她展開雙臂。

「看來，離宮的警備實在太寬鬆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暗自舒了口氣，緊繃的身心徹底放鬆下來，甚至有餘裕對她開玩笑。

「傭兵小姐，妳這可是非法入侵喔。」

「要叫傭兵逮捕我嗎？」

「不，我要親自逮捕妳，把妳關在我的小房間裡，好好審問妳入侵的意……」

說到一半，艾黛爾賈特的手直直穿過了貝雷絲的身體，整個人愣住了。

貝雷絲也怔了怔，主動伸手去摸艾黛爾賈特，結果一樣，她無法碰到艾黛爾賈特。

兩人面對面沉默了一會，一起在床邊坐下來探究原因。

「是因為……我們這時候互不相識嗎？」

「嗯，妳沒辦法審問我了。」

「真讓人遺憾。」

接著，兩人平靜地討論起初始者要她們回來的目的。

「我想，這枚寶石就是最初的因緣。」

貝雷絲拿出深紅寶石，此時它黯淡無光，但仍能看出價格不菲。

「傑拉爾特在帝都接受了委託，依照契約內容，安排明年大樹節到露迷爾村。」

「委託人……是妳自己嗎？」

貝雷絲搖了搖頭，拿出一份事先擬好的契約書。

「我剛剛看過原始契約，最後面的僱主簽名……是妳的筆跡。」

「我？」

艾黛爾賈特迷惑地接過契約書，起身去拿桌上的羽毛筆。

「我那時還在想，為什麼偏偏到不行的露迷爾村會出現傭兵……」

她在契約書上簽下自己跟貝雷絲的全名縮寫，恍然大悟。

「原來，是我自己壞了自己的好事啊。」

她簽完名，將契約書交還貝雷絲。

貝雷絲看著契約書上與稍早前所見一致的簽名，莞爾一笑，仔細收好重要的契約書。

「就這麼簡單嗎？」

「還有一些程序要處理，不過，現在……」

貝雷絲拿起椅背上的皇女披風，覆住艾黛爾賈特，將她隔著披風擁入懷裡。

「這樣就碰得到嗎？跟『進出禁制』有點類似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思考著世界在『光之道』干涉下的運作原理，說著不解風情的話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她的體溫傳遞過來，讓貝雷絲感到更加寂寞，低頭湊近了她的臉。

「等等、老師，我跟妳這時候——」

「還不認識，所以我不會對妳做什麼的。」

貝雷絲閉眼吻上她的唇，理所當然又碰了個空。

她沒有隔著披風親吻艾黛爾賈特，趁機奪走皇女的初吻，將因緣好好留給了日後的兩人。

「回去之後，再讓我好好抱妳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結好最初的因緣，兩人再次穿過『光之道』返回現世後，艾黛爾賈特立刻實現了承諾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帝的寢室。

比往常更加放浪的歡聲愛語，被四面環繞的魔力壁封印在房裡。

「啊……貝雷絲……貝雷絲！妳在、我的裡面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喘息著纏住貝雷絲的手指，扭動身子響應飽含愛意的頻率。

隨情焰燃燒流下的香汗和蜜液融合為一，徹底弄溼了彼此。

「好舒服……嗚嗚！」

她被貝雷絲弄得失去理智，唇邊流出嬌柔甜膩的呻吟，全身軟到彷彿一碰就會陷進去。

貝雷絲聽得臉頰發紅，卻移不開流連在她雪白胴體上的視線，兩道目光鎖住她渴望自己的媚態，盡情地舔舐無比美好的輪廓。

「嗯……」

貝雷絲含住艾黛爾賈特湊上來的唇瓣，吸吮她急不可耐探入的舌尖。

以為已經愛她愛到極致，卻又湧現更多愛意。

無論傾訴多少遍都不夠，即使此刻正佔有著她，不斷地給予、傳遞、奪取，也無法抒解。

「艾爾……我愛妳。」

情浪高漲，源源不絕地沖刷艾黛爾賈特最柔軟敏感的地方。

貝雷絲沿著她仰頭露出的美麗頸線親吻，拚命汲取她的氣息，加深了對她的佔有。

「哈嗚、哈……貝雷絲……嗯、啊啊——！」

當艾黛爾賈特終於承受不住地咬住貝雷絲的肩膀，指尖在她背後抓出痕跡時，貝雷絲腦中也被白浪淹沒了。

隨伴侶獲得至高歡愉引發的強烈喜悅感衝擊了靈魂，快樂到思考瞬間麻痺。

貝雷絲在恍惚中回過神，意猶未盡地望向艾黛爾賈特，緩緩伸出雙手。

「？」

艾黛爾賈特還沒從餘韻中恢復，就見貝雷絲俯身按住她雙腿，埋頭舔進她濕漉漉的腿間。

「等、等一……呀！」

一波接著一波，貝雷絲催動的情浪反覆席卷艾黛爾賈特。

深紅床幔間，甜美魅惑的潮騷持續迴響著。

隔天，晨曦照入寢室，喚醒了昨晚跟伴侶毫無節制的皇帝。

艾黛爾賈特望著天花板，被充分寵愛的肉體並不疲勞，唯獨眉目間舒展著縱情後的慵懶。微風吹進寢室，艾黛爾賈特縮進貝雷絲懷裡，瞄見她偷偷揚起了唇角。

「老師……妳什麼時候醒的？」

「剛剛。」

貝雷絲伸手拽了拽棉被，確保她身後不會受寒後，抱著她再度閉上眼睛。

「不起來嗎？」

「晚一點。」

「啊，妳居然賴床？」

「學妳的。」

「呵呵，真是的……那要我也親妳一下嗎？」

「要。」

「回答得這麼快，真是拿妳沒辦法。」



艾黛爾賈特溫柔地順了順貝雷絲額前的細髮，望著她的臉，忽然埋入她頸間舔了一口。  
「！」

貝雷絲整個人瞬間清醒，反射性地撫著脖子上被舔的地方。

「艾爾……？」

「沒說不能親那裡吧？」

「但妳剛剛是……舔……」

「哎呀，我弄錯了嗎？對不起，我重來一次。」

這次，艾黛爾賈特乖乖親了她一下，不過貝雷絲也醒得不能再醒了。

她無奈一笑，抱起艾黛爾賈特前往浴池。

兩人整裝完畢後，精神十足地踏出了寢宮。

一如既往地，她們並肩走在晨光下，笑著迎接這嶄新的一天。